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東江家藏集卷三十九 四十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龔骖文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　琪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録監生臣任時瑞

東江家藏集卷三十九　後集六

明　顧清　撰

歸來稿

書簡二十九首

與李司空士修書

恭審光膺新命兼續禹功奄忠靖文襄之蹟其國家大計永有賴焉非止東南一方之慶而已顧此事方册具

有成規而興作之初每多異論然其大要不出范文正守鄉郡時上宰執一書蘇松二志皆載之可覆按也僕以亡妻未葬方圖一公便南還粗得贍晤而未可必因蓉溪司寇行附致區區昔人謂成天下事在見之真守之定而不求近功葢凡百皆然而愚以為於此事尤切也伏計高明於此思過半矣惟不罪僭瀆是幸不具

靜海道中與汪有之書

出城時聞令兄與足下致維中太史意且聞萋菲之由

為之嘆愕將至靜海見其貴眷仙舟北上重為慨然士君子所能防檢者只有吾身與吾心而已其自外而來者非所及也相知間多咎僕與斯人相失者僕誠知之然僕之愚益真有以見斯人之心非我輩所能得求以合之恐其心未可得而我已先失也用是只以平直處之今日之事益甚安無悔若維中而得此則又何也小蘇子有言聖人之為善如火之必熱如水之必寒其不為不善如騶虞之不殺竊脂之不穀謂其性然非有為

而為也觀維中事則斯人之心豈我輩之能得哉姤之上九曰姤其角吝無咎說者曰陽與陰遇要須有以制之制之或失必反受其害上九剛亢絶物雖無所合而亦不近陰邪可以無咎又曰遇本非正不遇不足為過咎也僕固已受害者其稱此非自文也因維中之無故而得此而重有感焉幸其初不委曲以遇之至於今失於外而故我猶存也故聊為故人道之維中事不知竟何如處念其厚愛無由奉面相見為致區區南去逾遠

惟自愛千萬不具

到家簡三江 六月廿九日付宋鯤

曹園執手忽爾兩月即日幸尒息肩覩田園巷陌鄉隣親舊恍然如一夢覺自惟淺薄塵忝仕途幾三十年譬則放一舟於江海間東西飄搖未知所止一旦落帆停權復歸故處足矣固不敢復計歸時為逆風為順風也亢陽酷暑今歲為甚回吏索書揮汗作草故人愛厚知此意可無深念我而已石潭未及賀熊峰蹔菴俱不及

奉書亦不敢也均乞致意千萬

簡石潭七夕後一日

別後幾五十日始遂息肩麋鹿之性獲返初林無任慰愜同時伴侶又不以塵俗見外嘯呼相從向來紛紛如未始經涉也所患酷暑為虐執筆汗流前送吏回不能寄一字兹因門生蔣患入都附上薄幣聊引賀忱仰希鑑入此外尚惟為道自愛光輔太平副海内蒼生之望是祝不具

簡壺陰黄學士　附江都教諭周澄

丙子初冬一别忽焉至今謂當書滿箕得一奉晤旋聞南歸而僕又以言去海天南北遂渺然無談笑之期矣周先生行便布此問候知尊足不良於行然神明益勝不知所謂一口乾不落臺者還能如往時否僕近事周君能言之大率起於多才喜事之人而其意之所起又將假是以下石於入井之人以有所附麗而卒之其所附麗者亦身自不免向之噂沓競作徒勞而僕自近歲

以來嬰孺閨門之戚叢雜於中謀歸而不得者屢矣乘此順流殊以慰愜人言雖可畏然一非小子平日之所能頗以無愧不知老兄曾見白簡全文否劉東川已謝世司言之任衆擬三江壁巷吏左石潭禮侍同年彙征亦山間林下所欲聞也敢併及之此外尚惟若時以道自愛千萬是屬不具

回李都憲士修問治水書

辱書猥賜下問以水事仰見謙虛不自滿假至意古人

集衆思以廣忠益不是過也顧僕迂踈何以及此府司
承命敦諭必欲有所陳而僕前以蓉溪司寇行賞貢一
言所謂方册具有成規者已略盡之矣今雖欲有言諒
無能出此加以初回人事未定書策筆硯散無倫紀即
欲討尋挂一漏萬亦非所以仰承大君子下問之盛心
也府吏行先此具復秋深使旆東廵或冀一參奉尚得
面罄不具
傳聞照田起夫之數竊謂未真如以三十畝取一夫

則弊府已踰十萬合蘇常二府又不知當幾何也此事若未定更希尊裁恐民不能堪而白茅吳淞之役或未能至此也僭率不罪

與石齋閣老

某疎拙不慎防檢致有煩言仰荷鈞調得以善去即日幸已抵家田園如故親舊逆迎譬則一舟放於江湖間東西飄揺未知所止一旦得歸故處執事之恵大矣固不敢復計歸時為逆風為順風也執事今日有洗天浴

日之功天下之人無不蒙被福祐如某菲薄尚何足論惟是將來萬一有為國家所倚仗善類所依憑如執事者小拂人意亦將假無為有以施於僕者而施之則其所壞豈止一人而已哉執事功業巍然凡在下風皆頌詠不暇而僕猶有是言者以為人心風俗實國家元氣之所關而執事者之所宜留意也輒因敘謝聊復及之干冐尊嚴無任恐悚之至

回曹錦溪

昨承指示墓地高爽平曠意亦欲之遷延却望而孫思軒之窀穸在焉生而親敬之死不欲偃而當其前也執事為我故不暇他慮在僕則不可不詳思爾恐李君未知此意重煩紙筆專此奉報俟間尚得面陳不具

復楊邃菴十一月二十二日

南園侍教後忽忽半載雖企仰日積曾不得奉一字於左右辱使辱書重以嘉貺慰藉㢈厚若以狐微之踪為人所共知者不敢當不敢當至論得失之際猥見獎予

引之於賢者之列則知非所任而亦不敢自外也生之淺薄偶忝科名本無遠大之望旅進至此為幸已多迨星臺評人為危懼而又得以善去魁人碩望海内達尊如執事者且復不見棄絶持此而往固可以沒齒無憾矣因言省已如執事所謂細撿平生者或庶幾其萬一焉此外區區誠不能以寘之鄙懷也初回困於酷暑涉秋病齒病足至今未已長者之前不當以衰老自居而亦有不容諱者讀嘉平介壽集神爽飛馳亟欲奉一觴

於綠野之堂而未能也不腆粗幣聊以引忱尚惟不罪而容納之幸萬不具

與三汀司業

令先君子之葬禮宜往會以同年黃西坡有遺託吉日偶同不得如願謹具薄幣少充賵儀尚惟鑒宥容納幸萬不具

回毛三江

部吏沈壽郁潮陽富冬官至連辱手書并和章之賜勸

止飲十日五日之說尤見德愛之深非尋常顏面交之所及也幸甚幸甚僕初回時秋暑方虐親賓狎至勢不得不與相對三四十日之間雖不曾至醉而積羽沉舟其犯教多矣中秋後病齒大作繼以足瘡每飲輒增劇益日不三數杯或連日不舉者已兩月餘此時雖欲犯戒亦自不得而犯也來教謹揭之坐隅為將來禁令于今則請無憂矣數日前兒曹請治門齒恐其脫去戲作一詩諭之今録於後格調雖不倫然皆真實語或可以

慰遠念也閱近報知良工心苦不知向後事亦曾入尊慮否南塢不及奉書會次致意葢僕在今日宜爾非敢慢也

回汪石潭

郁潮陽至得書及和章至當時只作雲龍擬不道人生各有鄉為之黯然者久之僕非無此情而造次不能言言亦不能若是之穠至而清脫也簡末禀我以賦詩三江戒我以飲酒病齒以來酒葢幾乎斷矣詩則如前之

云徒悵恨三十年玉山珠海中棹手空還耳病中有示兒一篇附三江書後請取觀之亦足以信斯言且知近況也 臘月六日吳昴帶

答嚴侍讀惟中時署南院事

殿讀掌翰介溪先生執事閱邸報知鵬從南溟相望甚近而無由一面徒切翹企鄉吏沈綬從事留都行便附此申悃前陸推官希哲傳示手書至所謂同一源委之言不覺太息世界如此闔自家事當幹者亦甚多不知

乃有一副心情專照管别人事又要辦一副說話在人前道我不如此以僕之愚不知如此紛紜竟要作何等受用也石潭三江近連有書又各有詩寄僕亦和得一二篇匆遽未能録似容俟後便王亭清暇著作必多不知肯以見教否果然亦不敢虛所賜也時且交泰惟千萬以道自愛是祝不具 臘月六日

回廖龍灣太宰 新年六日發

清頓首太宰龍灣老先生執事文旆出都以方有事不

及送南還過使宅知從者已行不及登拜瞻跂悵然疎拙不善撿防致生物議雖内省不逮所言然不得為無咎也辱書存記奬借踰溢涯分不敢當不敢當幼學壯仕老而思休此生人常理如僕空空久忝仕途無尺寸可録既全項領且獲首丘足矣此外紛紛聽其起滅亦不能與之較也伏惟執事既不見遺外尚時有以督教之使日慎一日得苟安壟畆畢此餘生無得罪於名教斯大賢之德愛也田間無事課諸孫讀書外時有謡什

今錄拜闕一篇于後以見近况瞻奉無期惟千萬為道自愛是祝不具

與高通府書

數日不及面觖然於中兹輒有一言奉瀆昨承執事暨令君盛意以水工餘力施及首丘比因事會良便且旁有類比不敢固辭其後事竟不終殊以愧悔兩日聞縣司復舉此事方擬致辭而吏人亟來告難其辭甚苦使人無以自容辭於縣則以為無此事而不見從僕拙人

也然頗知自撿平生作閒官未嘗敢以事動撓邑里門閭表榜皆撫按公移未嘗敢有陳乞今老且歸矣忝塵九列若溘先朝露而國恩未替則帷蓋之禮庶有存焉不然豚犬雖貧猶可自力今乃以此強顔於鄉人一不了而又再焉為邦君累何以自安府公新政不敢輒以簡札通欲望轉致下懐明告縣司即為罷寢無重此名為鄉里嘶嘶德愛也

回守谿

令甥至奉誦高文無任愧感清本以踈拙不慎防撿自取煩言執事不以為罪足矣又從而洗滌表揚之清何以得此於門下也士不幸而遭污衊亦幸而得大人君子之知以有辭於世如清當復何言惟有日慎一日以九十為半百求無辱於門墻而已洞庭林屋無日不在瞻望中牽於俗累臨紙不勝馳跂尚惟為道為吾人保愛是祝不具備

答徐士元太守

李司訓回得書及葛布文集家傳之惠感慰無量闊别五年相望數千里真空谷足音也迂踈不善處世自取煩言然諸君亦自草草葢素不相識為人所誤彼誤人者亦自誤也若僕之進止渠豈能為之哉葉將落而風振之謂葉因風落可也彼未落者雖振之終不落也今振而不落者何限而欲以落為風之罪哉還使索報章涉筆及此發緘之際想當一笑且知近況也豐城沈教諭舊同硯席為小孫婦翁幸在屬吏之末得少與進區

區之望也覽尊君行實知執事操執諒非偶然大任在前惟益崇令德以副年末遠望是屬不具

答聶文蔚論文體書

堂記主清貞集序主理氣皆至當議論無可易者但體製之說鄙懷尚有所疑譬之作屋體製則規模品式如門塾堂寢廡庫庖湢迴廊曲館涼軒奥室各適其宜者是也理則其棟梁基礎也氣則所以運用施設而成是室者也若柱石誠堅壯運用誠有力而間架瑣碎位置

失所宜下而高當明而晦不識觀者以為何如然此非為閣下言也為凡為文者言其理有如是也近世高才之士以漢唐而下之文為不足法而必欲力進於古人其志甚高論甚偉後進習聞其說而不得其所以然擺落拘纒自出機杼往往未及釋氏所謂小乘禪第二義而駸尋於外道者有之其剽獵記誦為口耳之資者又在所弗論也僕非知此者然嘗及聞前輩之話言而竊見其一二遡流風感時變而竊有憂焉以閣下居導民

之地士之所視以為趨向也故因下問僭一言焉而亦非謂閤下之文端使之然也鶴坡如相見望舉似之有以見教幸無惜也不具

與高進之書

昨别後張氏人來言在上洋為羣黨恐喝要遮至不敢出門控訴且有宦官立幼主之喻以阻絶人言嘻其甚矣立幼君者將竊其權以行已之私然國猶其國也比之欺孤孩寡稱兵入禁驅母后而下殿者何如且今事

亦不類何也張璐雖亡其妾固璐之妾也女固璐之女
産業固璐之産業也其妾畏强横之侵陵而議立所親
愛者將安其身以撫璐之女而保其産業也非敢挈之
以與其弟凡宗族也故曰不類又僕於張氏雖親所識
者秋山與南升耳南箕者丁氏等與南升及其義子張
儒議定其年之長少人之賢否僕皆不須知也足下以
僕素不管閒事而惜其見疑於人至問所以疑則又不
荅豈不以立南箕為僕為小孫地如談者之云邪小孫

之分地久以定於秋山足下亦自知之今利南箕之幼而立之將并敘其產以與小孫邪此在他鄉或有之敝邑固未聞而僕斷非其人也秋山之沒也僕始知南升為信夫長子謂必立其弟南人南升極言其弟與伯父母不和嫌隙已深決難同處問其次弟云又成不得僕謂子居長且將有官事留不定清議有歸而人之多言將來小孫亦且受累此言猶昨日也南升意不可測反覆再三以有今日據此一節立南箕若果僕之意邪死

者復生生者不愧在京時曾與三汀言足下自少相從四十年餘矣而猶不能相信豈亦惑於羣言知為爭立者計而不為死者之遺孤寡弱計邪文公先生提刑浙東時有訴繼母挈其父產以他適者先生受之或謂不可公歎曰何不為他死父思量一遭彼之繼娶固望其若是邪秋山平日不知相與何如僕亦願足下與他思量一遭彼紛紛者不願足下與之同也以足下平日志向操履僕豈敢有疑然以孝宗朝定例為已革近事立

幼之喻又引而不發故不容嘿嘿而一言易稱作事謀始張氏舊家初不知其於大義不明如此一與之婣遂為星絆坐視不忍言且受疑然僕之此心可對天日後進翩翩待我淺薄雖以質之鄭君可也意廹詞冗惟不訝千萬

與朱玉洲書

寒家不幸與澱山張氏號秋山者連婣而不知其闇於大義身無後繼而欲立弟之長子南升知其不可而又

不早定亡沒之後僕謂當立次姪南人南升再三阻遏及張璞舉詞既議南箕又與南人相結而黌序賢關之俊並起而附和之高進之自少從游僕所敬厚亦來與之游說司民命者又舉其事揚於學官至以醜名見詆將使僕不敢預以成其謀夫父子祖孫人之至親也爲子孫求婦將以成其家也子孫之婦家不幸無主爲人所侵陵而不顧豈人理哉如諸人謀女婦之無主者雖親不得卹強梁者許衆輔之亂何自而弭哉以進之聰

明豈不知此特有所拘攣以一指而蔽太山爾面言不盡有書質之以執事素秉至公而令器又察官也備録奉覽僕受誣多矣皆素昧之人為造言者所誤不意門生故舊中亦復如此閒廢之人不足計張氏之孤孱不足惜而人心風俗之下移可歎也書詞幸詳覽有一飾詐請摘以見示敢不敬承南升𧫴立南箕訴詞手筆見留寒家并告

答石潭書

久不聞問徐太史回得手書甚喜義命之説教我已深而近日人情亦所竊意而未之聞者益信余見之不謬其為益更非淺也憐曲過從在區區不敢自薄身廊廟而義丘園雖達人高致而恐非執事今日之所宜也葉正郎行輒布此以當一笑脾泄之患近亦有之服白术陳皮芍藥丸而愈因便敢以奉聞方為亡妻治葬事葉行且速作書草草千萬亮照

再答石潭

聶令還傳示手教并道近事之詳執事之為我厚矣然以愚言之却似於僕前事或未悉其本源而於前書義命之說亦若有未盡也豈義激於中不暇他顧邪陸繡衣行附簡奉謝并道區區自今以往敢請忘言是乃所以為愛我之深而亦區區所以致情於執事也令弟季齋近辱書迫冗不及裁荅對牀之餘為我致意不具

回聶令加賦助役及請令武臣隔州監死書

助役之法非止前代本朝見自行之前此由帖明開勸

借米若干義役米若干此少日所親見其後不記何年去此名目然粮耗不減於昔則名雖去而實猶存也況欲石加四升以助粮長固存卹至意但本州稅額自文貞議減後尚十倍於宋復議增加非仁人之所忍也昔人不欲併省征稅窠名為一項慮後人不察復按舊名以加徵正此謂矣粮長破家之患非一而來翰所謂秤頭歲例一語灼見弊端竊聞近來復有買辦一節談者紛然買辦自有里甲錢舊不出於粮長也故人尤以為

病若去此三端則雖無他助力亦少紓矣隔别監兊亦救時一説但府衛事體彼此頡頏有司親臨尚不免為此徒撓梗况非吾父母又安肯為之任怨哉嘗見往時兊運之際上官必一親行彈壓有犯必懲故此曹知懼近歲置之不問而或乃崇任右職以糾察有司此其徒所以肆無忌憚而陵轢吾民也迂滯不通妄意如此惟高明裁之

荅喬白巖

清頓首僕南歸閉門息影於當世君子未嘗敢以姓名
先故雖執事亦闊焉久不奉問非自外也以為閒退之
人其分當如是也李進士習卿來辱手書盈幅存記良
厚慰喜過望僕之淺劣自知甚明前日所蒙實負乘之
故不敢外尤聖明寛假得以衣冠歸故鄉待盡丘壠足
矣外此絲毫不敢有所覬於中也執事累朝宿望晉秉
鈞軸尚惟弘此遠猷光輔大業使衰病餘生得與海濵
黎稚歌舞太平而不見有仰屋攢眉之事則受賜之多

真無異昔人之所云矣恃舊率爾併希宥亮不具

與汪有之太史

令兄南行甚速僅令小兒追至吳山一見時五月二十一日也後十日抵家已有書見及矣人心所在千里同辭進則為時退則為道士所能為者惟此而已田間僻處自將理病軀外亦無他事惟是鄉邦彫耗之餘所望官府省文書務實事而不求近名庶田野之間得遂休息以應恒賦此事則在閒齋對床之暇能為一言東南

數十州之福也區區箋牘之賀不復敢修併勞致謝千萬不具八月二十四日

回吳巡撫禁戢家人書

昨蒙郡中騰送憲臺禁令該建言者謂僕與楊富李三家及省祭焦勲同為豪横放米一石取銀二兩或一兩九錢八錢及令狼虎家人踢門打搨威逼小民不得安生一節執事詳審慎重決非輕言且又許以自新不即加罪據文而論有則改之僕之幸也如以實言米之放

必有借之人還必有收之主豪強固合禁制妄訴亦有明刑況事不干己志存挾制者乎除已約束家人遵令行事外其建言之人必嘗面審不知明指何人於寒家借米還銀何人門户被打何人被逼逃生如事皆有實則區區自當受不教之罰何止家人如其不然堂堂使臺豈容小人陰受人言公肆欺罔以胥徒視縉紳乎天之生人其不齊久矣人之有貧富猶其指之有短長貧富之相資猶大小指之相為用也今嫉人之富者而

割以資貧是猶截指之長者以續短長者則受病矣短者果可續之而使長乎孔子論政謂兵食可去而信不可無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聖人豈髙論以欺人者今夏徵科之峻從昔所無又緣先禁租負人皆閉廩米價翔貴民以青苗一畝典銀三錢納糧一石至典田五畝以上當是時桎梏羈縲望門哀訴假以釜鍰恩若父母曾未幾月反為仇讐此其無行誼之極者也而言者動以官租為説併無干之家而汚蔑之將來有急孰

肯捐所愛以濟之邪古稱孝於親則能忠於君世豈有無行於鄉而能義於國者執事加惠小民為德甚厚然未能使斯人之皆富則此患終不可以徙行必也闢土重農以足其生理輕徭薄賦以節其事力拊而循之振鐸而令之使保伍之閒互相策勵非田畜所生不衣食如宣曲任氏耕田十頃事桑千樹衣食無資於人如李䶵磬之訓子孫而又廣務儲積為十年之備民有缺乏皆於官取之如周禮國服為息漢世常平義倉之制舉

養民之權一攬而歸之公上則豪強之計自無所施將不禁而永戢矣此事行之而效漢之文景殆不足云然恐非幅紙之令尺箠之威要以旬時之所能辦也執事以為何如僕閒退之人傷弓之鳥也猥承訓告無任愧恐然內槩諸心又不容以嘿因而覼縷真老生之腐談爾若幸而誤聽或有補於將來亦舊治閒民畎畝之餘情也干冒不罪

與趙類菴

文旆之南傳於人久矣昨始得三兒五月信適小孫有白下之行布此通問示諭當途厚意及他消息此中亦頗聞之行止之非人嘗受教於君子矣菲才忝竊已過幸以善歸但得此身粗健田野粗安無愁嘆之聲入耳即受賜多矣而今猶未能也故人知厚聊一及之小孫蒙稚未學時有以督教之尤所望也餘惟若時為道珍攝以膺寵渥是祝不具

答陳元大

近辱書陳義甚高切中今時學者之病誠之足以消偽如水之於火夏日之於冰也然方彼說興行此實未著則亦難與之爭君子於此亦盡其在我以俟之而已天理人心恐終未可以磨滅也厚意久未荅因小兒行輒布區區却告勿以示人增詬病也

回鄭通府問紏田助役書

昨承封示撫臺檗劄具崑山王尹建明大抵祖述宋人助役遺意助役之法非止宋世本朝見自行之前此徽

糧由帖明開勸借米若干義役米若干勸借以備濟農而災傷陪敷糧運折耗取之義役以備馬遞而軍需顔料等費亦取之義役即助役也勸借除濟農敷災外亦助役也其後不記何年去此名目然糧耗不減於昔則名雖去而實猶存也今欲每區糾田五百畝收租五百石以為粮長之助且謂士夫議合田野樂從而欲推之四府亦是美意但本鄉既有義米復議糾田事涉重複又宋之役田乃民間義舉而官為紀綱今意出官司而

發議之初已有不願出田當役二年之令樂從二字未敢謂然且一州之體與他郡自殊一縣之規與隣封亦異王尹力陳粮長之害總在包陪一節而其立説必先大户與士夫此其意或自有在若松江粮長不敢謂無所害而其受害則異彼所閘積槊則倉場之歳例與折納之稱頭新弊則代里甲出錢而買瓣合此三弊足以破家而未有為之處者前此聶憲在任時議欲加税為助僕嘗舉以告之謂但去三端無助亦可若所謂包陪

則未聞鄉里之有言聶君議助亦止言歲例稱頭而不及於此葢吾鄉泖湖江海之坍塌沙瘦逃絶之積荒除官租裨補外皆槩縣均陪不專出於粮長也據此而言崑山之弊其不可以混我松城明矣醫不識受病之源而輕於用藥則藥行而適以滋病吏不察致弊之本而輕於立法則法立而適以生奸況乎以表藥而治内傷舉一城而槩列郡不其遠乎且有田不納稅而累鄉里以陪償此何人也五穀之螟螣而六牲之虎狼也不彼

之驅除以保我民物而反奪無辜者之産以喣嫗其傷殘是以斯人為法之所許道未大行而又將推其害一家者以害於一鄉又波而及於傍郡也而烏乎可哉東南田税輕額少而重額多五百石之租法當為田一萬畝萬畝之田官民相補耗費相乘其當為官税者例不止四千石前此未助役也歲收全租取其半而猶不肯盡出今奪其什一乃肯輸足賦以無累於人此亦非人情也是法果行豪強逋税之徒將執以為左券髙枕於

家而吏無敢跡其門矣何也五百石之租為包陪設也人輸足賦彼何名得之而何能有之勢改時移又不過轉而入於猾書奸吏之囊橐爾而又可乎哉若曰法有權時猶藥有用赦以彼之疾用彼之方則猶有可言也今舉以飲我則對證之藥我自有之而彼之方非我之病也又何敢以輕試哉對證之方向之告聶憲者是已至于事干勾考在名實存亡之間者亦未敢盡言言之恐入于訐然而藥石之鐫刻故老之相傳不可誣也若

乘此訪求討見窠穴則吾松郡計本自沛然卹患捄災將無施不可而何煩加税何事糾田以為此紛紛也如必以積弊難明更張駭聽事須詳緩理貴含弘則但正身無擾使輸運之人歸有餘力如執事往歲之將漕以正役錢給常用費自餘支節我無干焉如執事今日之掌縣至於定役則又無東葦以為柱無以羊而將狼務求前人弘遠之規無為目前一切之計水寛則魚樂轡調則馬閑遲以歲年事將大定所謂投勢要而甘為僕

奴棄室廬而寧就流落者他不可知保吾鄉之必無矣閭退之人理不當預外事損人利已王君之論斧鉞凜然然内顯諸心無此四字執事下詢亦或諒其如此若畏威惕誇繆爲承迎實恐鄉里之間有誤服藥而死於非命者故冐戒而一言焉以盡吾心東南之税重極矣民與地之力皆殫矣倏來汎往者既不足與言其間有意於事功者固吾人之所望也而徐觀擘畫往往推尋於丘畝之間以求渐益而置其所當理者不問舍我固

有而刲肉以醫瘡此迂愚所長歎也此今日之事所以知不當言而猶不能自已也王君賢者遠圖長覽固當不以為尤如其不然則亦所不辭也僭易皇恐惟覽而置之幸甚

今之君子所以舍前輩成規而創意立法者其病有二一則才謝遠猷事圖適已二則恥隨人後務騁功能其為病雖殊而其累於已私不顧國家之利害一也

東江家藏集卷三十九

東江家藏集卷四十　後集七

明　顧清　撰

歸來稿

祭文二十二首

辭李文正公

維正德十六年歲次辛巳五月壬子朔六日丁巳學生禮部右侍郎顧清謹以酒果時羞祭于先師李文正公

之神而言曰清被言去國兢懼實深回瞻師門庶以無愧今當永别不勝眷依敢告啓我衷翊我躬俾貞厥終無作公羞永光于師訓尚享

謁任執菴夫人顧氏墓

維正德十六年歲次辛巳某月日外孫婿具官某敢昭告于執菴先生任公配夫人顧氏之墓曰清晚生不及見公然嘗獲覩公手書而誦其言行信公為鄉里德人後生楷式也少從令子受知夫人謂其可教妻以甥女

緣蘿附松以有今日每思率妻孥躬拜墓下以表情愫羈于官次有願莫從悼亡之餘始遂歸志兹辰展謁不勝愴懷夫人於清有張夫人苗氏之恩而清非韋生無以仰成盛德惟白首糟糠不負所託一經章句無辱師門此其所藉以見公與夫人也

謁怡菴先生墓

年月日學生具官某敢昭告于先師涇府右長史怡菴先生之墓曰清少侍先生游於兹數矣癸酉之别公猶

無恙違公無幾遽以訃聞緘辭寄哀莫罄情悃茲辰歸止獲展墓園瞻仰松楸豈勝歎慨惟先生教我以有成遵奉師謨五十餘年罔敢失墜今日去國本由人言然而内省平素仰質明靈中懷炯然庶無愧於幽顯也豆觴雖薄諒先生其肯顧之尚享

祭黄西坡憲副文

維正德十六年歲在辛巳十二月己卯朔初五日癸巳眷生具官某謹以庶羞清酌之儀祭于故雲南按察副

使致仕西坡黄君之靈曰某弱冠而及君游後數年而得原復遂聯科第並忝姻親於今四十有餘年矣契誼之相合情好之相投求之交游如二君者指不多屈鴻漸鵬飛南北萬里不相見者動十餘年而情未始一日忘也原復傾逝君獨歸然扁舟南歸心計神往桑榆之影猶意其不孤也秋暑方虐各以病牽君不能來我未及往竚聞言笑而凶問及門矣嗚呼哀哉憶在京華接巷連邸酒觴棋局無會不參幸同故鄉相望只尺十年

之别千里來歸曾不一面而遂永隔嗚呼哀哉文墓之託我不敢遜迫歲之窮百事蘩委俟銘原復乃畢斯言臨觴永懐有泪如洗嗚呼哀哉尚享

祭嚴潤菴

維正德十六年歲次辛已十二月已卯朔十二日庚寅眷生某謹遣長孫國子生應陽祭于故潤菴親家之靈曰嗚呼潤菴君胡止於斯邪三十年之交覩四千里之闊别老而聚首兩地一心而我亦既得歸矣君胡不少

待焉而竟止於斯邪真淳之性度灑落之襟懐孝友之天性鄉鄰親黨如淵菴者能復幾人而今不可見矣嗚呼哀哉窀穸有期牽於多故撫棺臨穴深愧平生遺奠一觴與君永訣嗚呼哀哉尚享

祭吳桂隱文

年月日具官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儀祭于故封君桂隱吳翁之靈曰嗚呼昔歲己酉我始識翁爰及一間情親誼同託我愛子遇我特厚我懐二翁亦弗敢後壬子之

別遠送呉江繾綣之懐於今不忘一閒仙逝二俊彚征翁獨壽考既壽且榮我官于京問勞相逮及我來歸翁乃弗待今日何日素衣登堂笑言猶在丹旐已翔灑落之懐邁往之氣昔也云稀今則誰似書堆南下烟水洋洋思翁如水酹此一觴翁其知乎尚享

祭友蘭張先生文

維嘉靖元年歳次壬午正月己酉朔十五日癸亥學生禮部右侍郎顧清敢昭告于先師友蘭先生之神曰嗚

呼清九齡而學于先生十一而奉教從怡菴任公學遂因以忝科名周旋仕途幾三十年未嘗一日忘先生之教葢自所謂灑掃應對以及乎窮理修身者雖不能盡而罔敢隳焉至於對偶聲律字畫音義推所指授施於詞林教於内館亦庶乎所謂左右逢原者葢昔人云木落糞本學成思師清之學不敢謂成而思則深矣今日天假獲遂歸休拜瞻新祠不勝仰止謹以特牲柔毛庶羞清酌祇奠於几前令子公佩嗣教章君實同祼薦明

靈如在庶其格思尚享

清明謁始祖墓祝文

維嘉靖元年歲次壬午三月戊申朔二日己酉孝玄孫禮部右侍郎清敢昭告于始祖考福一處士府君五世祖考貴一處士府君五世祖妣李氏壽四孺人始遷之祖慶澤所基世遠墓湮遂缺常祀訪之故老體魄之藏實在兹丘五世考妣兆亦相次久淪他姓近始來歸叔父且朋言復相契爰加封樹庸萃明靈源本支流百世

不昧庶其歆止展我遠思尚享

祭二郎及諸殤文

年月日父告于仲子天敘秀才之墓曰我縁宦游致汝客死形雖返葬孤塊煢然每一念之痛切肝膂今辰得謝歸葺墓園蒃冢纍纍弟妹相次猶有遺厝越在燕郊徘徊顧懐神往心折惟汝孝友慈愛無間存亡尚與諸幼享此飲食領我至意

謁外祖父母墓

年月日外孫禮部右侍郎顧清敢昭告于外祖考秉直處士陸公外祖妣馬氏安四孺人惟我外氏素稱德門慶鍾吾母以有今日蓼莪之感尤切渭陽去家十年墳壠曠隔皇慈降愍俾返丘園歲一拜瞻其自今始謹以庶羞清酒奠于墓下昭我遠思大舅樂閒處士舅母單氏孺人表姊陸氏姊夫張君同此祔食尚享

祭原復憲使墓文

年月日眷生具官某謹以清酌庶羞祭于秋崖憲使親

家之墓曰於乎往歲丁未我初識君癸丑同升遂聯姻好維緣蓮倚以迄于今君之性度真淳資奉樸素求之儕輩蓋鮮其倫至於居家孝友問學該博當官臨政剖決清平涉世應時操履堅定斯又時流所難及也宦途南北會少別多蓋自丙辰而後一會於京師再會于松上戊辰重會遂陟滇南從是以來相望萬里而君不復可見矣嗚呼哀哉親厚如君知契如君而二十年餘相從僅爾悠悠斯世又何足以控摶邪君既云亡我獨苟

禄年齡日以衰疾病日以侵而憂患亦日以積悼亡懐土百感叢心思欲如往時匹馬羸僮追隨燕笑其爲曠邈豈止山河加之防撿不周決幾不早遂招物議幾踐禍階斯又予之所深愧也幸而皇仁降鑒俾善其歸得以卮酒酹故人之墓而寫其衷懐俯仰林丘恍不知今日爲何日也英靈如生乘青陽掩浮雲淩碧雞經五羊回薄乎三山而臨睨夫舊鄉曰斯故人之奠也其亦將翩然而萃止乎尚享

遷柩祝詞

嘉靖二年歲次癸未十一月丁卯朔二十七日癸巳禮部右侍郎顧清將以明日甲午率男天爕等扶我亡室淑人張氏之柩至於城北十八里塘橋鎮張家浜之新塋以十二月六日壬寅安葬今當遷柩辭祖少安廳事以俟啓行謹用酒醴脯羞預申奠告靈其鑒知謹告

祖奠

年月日具官某既遷我淑人張氏之柩將載於輀車乃

以牲醴庶羞之儀奠於柩前而言曰嗚呼君始歸我遇我食貧裙布釵荆靡有嫌悔及我從宦禄秩存加君心常憂日思退處我未能決而君已病竟成旅殯備涉憂虞今辰何辰獲遂丘首柩車臨載追感傷心室廬粗完兒孫滿眼同尒拮据同尒撫摩偕往獨還誰與樂此所幸者故吾猶存所知者此心未失百年之約無忝平生臨風一觴寫我衷臆君其知之尚享

遣奠

年月日具官某旣載我淑人之柩至於門舉觴酹地曰嗚呼此門以内吾與君辛勤成立之地此門以外吾送君全歸丘首之途我情曷窮君命有定去此即彼人理之常遣禮再陳於此長别嗚呼哀哉尚享

祭毛尚書文

維嘉靖三年歲次甲申四月乙未朔越二十二日丙辰友生禮部右侍郎致仕顧清謹以牲帛庶羞清酌之奠昭告于宫保尚書三江先生毛公之靈曰嗚呼曲江投

分於今幾人修門一別遂成千古中間萬事復何可云流光不居奄忽踰歲嗚呼哀哉惟公為義若嗜慾析理極精要剛毅淳慤之資靜重含宏之度篤實近裏之學典雅明達之文求之時流葢鮮倫輩至於西清閒散不見其不足南宮尊重不見其有餘夷險異途操履一致斯又人之所難能也晚遭明聖眷注方新海內之人翹望霖雨昊天不弔喪我哲人顧令疎庸尚此視息松摧桂隕慟也頎然時於中宵恍接談麈及我論次加之品

題妙思微言寤想何及嗚呼哀哉榮華須臾宇宙邈邈
公之北心無閒今古婁江東下欝乎中罔雲車徘徊臨
降堂几騰予懐之耿耿乎其將爲少留也尚享

祭守溪翁文

維嘉靖三年歲次甲申十一月辛酉朔二十八日戊子
柱國太傅尚書大學士文格公之柩將歸于東山門生
禮部右侍郎致仕顧清謹以牲帛庶羞清酌之儀奠于
祖道而言曰嗚呼咸池降秀挺生哲人清明定靜渾厚

深純發為文章麗則以溫近兼騷雅上溥典墳用司帝制用秉國鈞方世之厖澆風奪淳潛運默制戢彼兇猾訏謨弗竟退隠其真飽翁青山長沙白雲靈光廿載獨柄斯文天乎弗辰有介梁木龍亡虎逝夔見百族公復何須人賓靡穀清也早緣鼯技託迹龍門青黃溝斷黼黻藺綸三十年來名辱縉紳既以言歸方切悚懼公曰嘻哉咎獨寧汝引紙濡毫雪毀以礬洞庭瑤池林屋玄洲公宴以喜遲我來游手墨猶新邈矣山丘嗚呼哀哉

昔賢舉士允爲家邦士也酬知豈直門墻公如春風觸
物生光清也於時泰山毫芒顧此耿耿未敢卒荒庶覬
終吉以奉明揚玄宮既成靈旗載颺敢用藉手酹公此
觴升堂已矣考德何方永抱遺恨從此千霜嗚呼哀哉
尚享

祭友蘭怡菴二先生文

維嘉靖四年歲次乙酉正月庚申朔十五日甲戌學生
禮部右侍郎致仕顧清敢昭告于先師友蘭張先生先

師怡菴任先生之神惟兩先生先後設教發蒙起惰玉我於成遺訓所存溉及來裔回淵隆穚敢忘此心月正上元謹以新酒潔牲粢盛庶品並展報事神其鑒知尚享

長兒造葬告土地文

維嘉靖四年歲次乙酉十月丙戌朔二十八日癸丑具官某敢昭告于后土皇祇丘墳歲運方隅臨莅之神清不幸長子夭㜸病亡圖惟窀穸以日之多艱差擇惟謹

乃十一月十七日壬申龜筮並吉將以是日安厝於其母淑人張氏墓左併為長婦嚴氏預作壽房今日吉時啟土興役謹用牲醴祇薦于神敢望開陽光驅沴灾使工徒奏功克用襄事以永庇於存亡惟神聽之謹告

作壽藏告土文

維嘉靖四年歲次乙酉十一月丙辰朔初六日辛酉具官某敢昭告于后土皇靈丘墳嶽運方隅臨莅之神清菲才竊祿老遂歸閒分顧過矣所念者桑榆之末光蒐

裘之終計爾近葬亡妻封域已定庸以今日吉辰告神啟土作生壙於中塋後坐鳳山前滙祥澤神之賜也側室褚氏久侍亡妻亦有生育禮得附葬爰於其右預作下房此功既成清則無事惟當謹朝夕之興居䕃子孫以忠孝苟無忝於經訓以全歸於此丘則神之賜大矣不腆牲醴聊以薦誠惟神鑒之尚享

長兒祖祭文

維嘉靖四年歲次乙酉十一月丙辰朔十五日庚午亡

兒伯常之柩將歸祥澤滙之原父東江率諸孫應陽等以牲醴庶羞奠于祖道而言曰嗚呼痛哉我其當送汝也汝之命邪我之不得寡祐而致汝于斯邪我十八而生汝時方食貧窘狹寒凉之味與汝備嘗之矣汝十七而我登朝貧猶昔也後十年而哭吾母又五年而哭吾父又三年喪畢還朝而付汝以家政於時室廬粗立生業初成拮据綢繆汝之勞亦既多矣及我來歸汝益更事方將倚汝以逸我餘年而汝身已病心切憂之然三

數年來屢作屢止以為常事近日之舉意將復然孰謂湯熨並攻史巫紛若而竟無寸效以至此極也少也同予貧壯也勤予事老而不及送予終兒女盈前婚嫁猶未半也汝縱不我懐而忍棄此去邪嗚呼命矣我之不德寡祐以致汝於斯矣尚何言哉尚何言哉祥澤之原汝母所葬山丘林木汝手所營其往安之汝之子女則有我在汝而有靈尚陰相之使各有成立無勞我心則汝孝之餘也死生共路靈辰莫留酹汝一觴於此長別

嗚呼痛哉尚享

祭叔父且閒翁文

維嘉靖四年歲次乙酉閏十二月乙卯朔越七日辛酉從子禮部右侍郎致仕清率諸子孫以特牲庶羞之儀奠于叔父且閒處士之柩曰嗚呼惟我祖父積善慶臻以有我父叔服勤幹蠱立我家門以及我後人我父先逝禄養弗伸惟叔壽考靈光獨存下有孤孫傍無幹力經營撫鞠備極恩勤謂當百年以艾厥後天寧少慈人

則寡祐茲辰良吉歸于樂丘塋壙久備棺歛亦周惟此幼穉尚紆軫憂兄子猶子叔父猶父遺言儼如孰敢有貿清幼承慈愛老獲送終孝雖莫致哀何有窮苟未先露斯言必從靈其鑒哉尚享

祭三弟及天中文

年月日兄清率諸子孫以牲醴庶羞酹于亡弟士成第四姪天中太學之墓曰嗚呼吾弟之喪我不及送追傷未已猶子訃聞歸撫其棺有泪横臆家門寡祐兇禍洊

臻前歲葬妻今秋哭子窀穸甫畢叔父終天兄弟祖孫
舁旐相望人生值此情何以堪惟弟聰明強力幹蠱克
家即其遺餘足庇乃後惟茲幼稚猶昧嚮方弟而有靈
尚克佑啟俾循軌轍以德以義用永家門則我未盡餘
生之願也死生殊路休戚同情吾言匪迂庶其昭格嗚
呼哀哉尚享

東江家藏集卷四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東江家藏集卷四十一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龔驂文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　琪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錄監生臣任時瑞

東江家藏集卷四十一　後集八

明　顧清　撰

歸來稿

墓表墓誌一十二首

耕樂陳先生配王孺人合葬墓表

南京户部員外郎陳君用仁在禮部時撰其世父耕樂先生世母王孺人行事狀屬予書將刻石表諸墓道未

屬稿而予去官歸君分務浙江書來徵言予病未能答也壬午八月書再至始克次而書之先生諱瑛字廷秀世家揚州之儀真曾大父諱八三大父諱九二九二翁始自祖居蠟山遷四壩父公恕又遷東莊故先生家東莊八三以下皆不仕以厚德稱於鄉公恕娶徐氏生二子先生為之長性好學幼壯至老手未嘗去書自大小學語孟中庸諸子史及古詩文之類日循環取讀之雖隆冬盛暑不輟外至時日砂水曾揚焦郭諸家書皆究

其精要嚴毅方正不輕以詞色假人而樂善好賢不啻在己聞人有勤學勵行者必躬造其廬訪之且為之延譽雖稚少禮之如成人其惰窳弗率者則面斥至親不少貸也王孺人無出而弟某有子二人先生視如己出皆取而教之名其長曰濟曰澥曰汝宜紹吾青囊學名其次曰濟曰汝宜業進士以光吾宗濟即用仁也初遣受詩於平陰令潘先生繼遣從都御史黃先生皆躬自督勵每見其務學勤則喜見於色丁酉赴鄉試至親挾以行

撫愛之深人不知非其子也二女皆為擇壻歸其長於姜普而以次與韓深曰普學必成名深必能幹蠱其後普領應天鄉薦而深亦有聲江湖間如先生言用仁弘治壬子同予舉於鄉歷仕至今官行成名立而先生不及見矣先生雅志丘園不屑意世故因以耕樂自號且名其所居軒燧巖素書村居吟以見志於其前鑿沚構亭雜蒔花竹菱荷與同志五六人為江臯會良天佳時文酒從容間以游戲或商略古今考論人物惟意之適

而卒歸於正如是者十餘年鈞州别駕張君文昭而下贈之詩嘉興守柳君邦用為之記後生見者皆嚮慕忻忻焉王孺人諱妙清同邑處士某之女公勤而慈恕柔惠而正静事舅姑奉祭祀動率典禮先生兄弟同居孺人承其志一錢尺帛無所私有勞事恒以身先未甞委其娣凡兩抱其幼子皆弗育納侍人張氏甚愛之而又無子乃歎曰吾有姪即吾後又何事為有勸其立他人子者與先生力拒之不聽其賢而有識類如此先生生

永樂丙申十二月十五日卒成化庚子六月十六日年
六十五孺人與先生同歲四月二十六日生先一年六
月十七日卒年六十四初先生以弟與其婦相繼歿憐
之謂澥等曰明年吾亦逝同舉大事無重尒累也澥等
哽塞不敢聞如期而卒即以其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合
葬於破山其達識先知又於此見矣先生讀書遇會心
處輒札記久而成帙凡古人格言懿訓與夫自警垂戒
之詞修身正家奉先處物之要大小畢備題曰雜記總

若干則藏于家嗚呼先生韜光沈馨遠跡江海其於世無所表見然三代而下治稱近古必曰兩漢其取人以孝弟力田敦樸有行誼者為首科如先生之為人使生其時欲終老林壑得乎惟其抱子弗育而竟不置後談者猶或疑之然鄧攸之事君子且以其不嗣歸之于天若先生則故天也未可以攸論而用仁之惓惓以顯揚為事圖不朽以示勿忘視綏之為攸報者殆有過焉吾以為時之人父子夫婦孝慈友義皆若陳氏之一門則

天下之治可不勞而成而他可以無深論故因表墓併著之以發先生之心且以為後人告

禮部郎中西園唐君墓表

正德丁卯夏四月八日禮部郎中西園唐君卒于官返葬于華亭今閣老湖東費公時以太常少卿兼侍讀誼重通家既誌而刻諸幽矣後十七年癸未子儒等以繼母王孺人之葬將有事於封塋永惟君懿行弗獲顯示於人人也用伐石表諸墓道奉湖東誌及撰次當時所

未及事乞予為之文君卒之年予免喪造朝及郊聞君訃為之失聲傷悼者久之日月如流而君之墓木拱矣而儒等追慕弗忘圖惟顯揚㦖㦖若是惟是心雖人非久故猶將有以慰荅之而况於吾西園乎西園諱禎字元善姓唐氏其先本汴人宋建炎初有貴一將士者扈駕來江南僑居華亭之白沙里其後子孫遂為華亭人曾祖諱璟祖諱玉並隱弗仕父墉號勁節以君貴贈兵部車駕司主事妣周氏贈安人君生而頴敏性復淳厚

鄉先生見者皆器之家故饒財而能自刻勵讀書百里外止以一僕自隨清苦如寒士不數年而學成以金山衛學生領成化癸卯鄉薦丁未擢進士衛之有學本以教武臣子弟而民間俊秀附之然未有登進士者登進士自君始其後曹君文蔚乃繼之故衛之人以君為破天荒云弘治初修憲宗實録分遣進士詣四方采摭時事以君往浙江君悉心搜訪其所纂輯視他省獨精詳諸公稱之時勁節與周安人並無恙君切於晨夕即以

疾謁告歸承顏視膳雍容膝下者踰三年而周氏卒執
喪哀毀見者動容服既終有勸之仕者以勁節辭曰吾
懼養之弗及也居歲餘勁節强遣之入都始受東駕之
命明年以勁節喪歸辛酉改禮部儀制司主事援前詔
得贈其二親乙丑陞主客員外郎進署精膳郎中事自
登科至卒二十有一年進徊前却不家食者僅八寒暑
凡皆為二親故人以是重君君為人坦易色笑可親而
中有矩度發皆中理浙江鎮守皆貴人例自尊大君往

報謁見中門閉取刺授閽者即上馬去時謂其得體儀曹重事在貢舉君兩提調規範周密人言不興哈密貢數倍常而物皆濫惡君在主容曰是虛名而靡我實賜也具以折估聞使者來愬譁于庭不去君使譯諭之曰爾欺爾主易爾貢以為利不尒罪足矣而又敢譁邪不聽且移文邊關詰爾主爾罪安歸使者情得乃屈服精膳主天下貢茶至者必先呈樣樣者其名實則以為私餽所從來久矣君至飭門者正供外無得入流風一清

家居事伯兄祚愛而能敬雖異宮而處家事悉聽其處裁終始無間從兄祺早孤勁節養于家為娶妻殖産祺卒君撫其子伸如勁節之於祺也宗姻族黨有貧乏者必周之雖數無倦色與同年陳鎬宗之善别十餘年會於京鎬出白金二鋌曰往使浙上貸于君此君舊物也君笑而還之曰獨不聞朋友有通財之義乎相讓久之卒不受丁未待試時主人女見君獨處窺牖與之言君顧見即趨出徙他舍僕楊宗者嘗荷篋墮水污壞其禮

衣衆謂必得罪君聞而怡然曰人無傷足矣衣可更製也卒不問其厚於待物而嚴於守身類如此君生天順戊寅四月廿一日比卒享年僅五十人以是尤惜之配劉氏贈安人繼陳氏王氏劉安人有子二人長即儒太學生次侃早卒女二長適戴聰恭議恩之弟次適宋公選冬官主事瑛之孫陳王二繼俱無出側室王氏子一人曰价女一未行孫男二自重自治女四人長受太學生董繼恩子希大聘次許嫁予弟四孫應雲餘尚幼自

沿以下君皆不及見云葬以卒之年十二月十八日墓在金滙塘之東原祖塋之次銘曰

土積而厚其植乃滋松檟楩樟可梁可榱水積而深其流乃長溪湖江潭可沿可湘唐世累行彌久而盛乃生郎中克孝克敬孝以寧親敬以承君承則匪懈寧其永存施于宗姻爰及倫輩下丐傍霑均此錫類惟祿弗遐亦曰非短惟慶所遺不匱斯衍金塘之東松栢林林瞻如可見逝也勞心書于青珉以示永久予言豈文君德

自有

海鷗居士衛君生墓誌銘

今年春海鷗居士過予小吳山再拜而言曰吾與先生游今三十年矣凡吾之素先生具知之吾生子輒不育今老矣將以身後事付吾兄子鋹俾豫兆於先人之側没即藴之念平生碌碌無他可稱述恐一旦若是使不知者銘我無以得吾心許之過則又非所安也而且欲親見之故及今以涸子予諾而未及為夏五月得㕁南

歸君袖一卷來曰是不可以後矣予攜之以行方時盛暑日憒憒卧舟中一夕大雷雨詰朝清快且憶君遂序而銘之君名瓚字景玉姓衛氏别號海鷗又一號懶雲子其先松江人贈特進榮禄大夫左都督追封宣城伯諱炳之曾孫右軍都督府都督僉事贈特進榮禄大夫左都督追封宣城伯諱青之孫奉天翊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禄大夫柱國宣城伯追封宣城侯謚壯勇諱頴之子君雖生貴富無狗馬衣裘之習獨雅好文事壯勇公

欲成其志遣從金陵顧先生良玉受尚書習舉子業先生文行名一時四方來學者衆君盡得與之相切磨由是聞見日博議論趨嚮一歸於正試塲屋一再不利遂棄去益博觀古書傳子史傍及百家采其精要以自飾澤閒居無事手一編坐卧不置客至必款留觴豆壺矢間以筆牘至通夕忘倦良天佳時招朋儕跨馬挈榼徧遊西湖玉泉香山諸勝地及城西南諸莊興至操筆為詩詞雖不泥繩撿而疎爽卓犖自有一種佳氣丙辰上

已餞李君原復於楊氏東園即席聯句及和予城西射鴈篇至今猶可誦也嘗從壯勇公守河西中都掌操備南京及見岳蒙泉郭定襄錢文通諸名公羌胡風俗邊城戰守之要祖宗列聖肇基勤家之書與夫前輩流風遺烈歷歷皆能言之年過強仕布素自若或諷以同時輩流附麗烜赫者輒笑而不言葢其志之定久矣居家有禮事壯勇公及嚴金二夫人曲盡愛敬與兄璋處白首怡愉無間言族人在松江及濟南登州者待之若一

歲時問遺未嘗忘與人交久而彌篤雖遠在千里語及必依依至非其類亦不苟與合也以是人皆重之君生之歲壯勇始受封天順丁丑八月四日也為人偉岸豐頤巨頮目光煜然人望而畏之而中乃尒是尤其異也配朱氏太傅成國公諱某之女有賢行先卒予嘗為之銘側室某氏亦卒子生而不育者皆其出也銘曰

長平之裔吾與同州爰識壯勇而及君游君貌甚武其中則文翦落穠華厚其本根其本伊何曰孝與弟施於

家邦恩洽禮備都城之郊有亭有園君時出遊詩囊酒
尊翠微之山壯勇所宅君營樂丘老將此息傅奕志墓
陶潛晚歌屬筆于我同歸殊科我還于南扁舟萬里緘
辭臨流託彼雙鯉死生契闊古人所歎回瞻懶雲遂隔
霄漢仙班久定壽祉方臻更六十年乃刻斯文

泉石老人墓誌銘

安福高君判吾松之三年予歸自南宮君狀其父泉石
翁系行屬予銘時翁葬已久而君亦嘗志諸幽矣葢自

以為未備也君臨政清慎愛民如子甚得松人知沿流溯源足徵家教而其辭贍核又可據而信也乃不讓序而銘之翁諱綺字服繡泉石老人其自號人因以稱之系出唐神策行營節度使崇文之後自北徙江南歴居袁之宜春吉之歸仙里有諱復初者遷安福城南之古巷家焉自是為安福人復初十世孫文郁生朝宗朝宗生柏恭柏恭生尚英尚英生静字克安别號止齋娶浮山李氏實生翁益自復初逮止齋居安福者十六世咸

以忠厚立家詩書傳業而安於田里不樂仕進翁幼而
頴悟五歲戲於庭止齋指而問曰人生天地間誰為大
翁跽而對曰君親為大止齋喜曰昌吾門者此兒也弱
冠攻舉子業能自刻勵駸駸向成矣忽若有警焉曰吾
家食指衆諸弟幼而吾父年巳髙尚僕僕門户事弗獲
一日寧即萬一不幸吾雖得寸禄何益於既往哉走質
諸所親所親以為信歸告於止齋止齋許之乃退而綜
家政未幾家日康囷廩日闢諸弟婚娶皆畢止齋翁優

游山水間自稱為羲皇世人者若干年鄉人皆賢翁而義止齋之有子也止齋病翁親奉湯藥及卒凡後事率以身先家所有惟諸弟意欲不顧而終以異出故鬩墻之侮時或有鬩翁痛自咎責斂避不與較其後相繼淪沒撫其孤若已生皆至成立疇昔之事曾不留於心焉鄉人尤稱之安成俗尚氣每有紛競必靡金錢盛酒肉植黨與以相勝甚至持挺刃相向因而破家者有之翁平居恒以戒子弟族人有弗協者必聚于庭面諭而遣

之行之數十年家不費而上下親睦至今傳之甞歲旱
率族人齋戒徧禱諸名山已而大雨里人子容湘漢其
母老而貧踵門求貸輒倒廩周之且焚其劵曰無為子
孫責報累也其憂人之憂急人之急類如此配萬氏鄉
之望族今廣西養利守克賢之姑事舅姑孝待臧獲慈
尤厚於姻戚族人婦有死無以葬者適家罄於火至稱
貸以給之繼李氏能修婦職稱良内助皆先翁卒萬氏
有子二人長熊以翁命出粟賑饑拜義官次驄即判府

以弘治甲子鄉進士李氏有子曰驎縣學生女二長適竹園劉氏子充量次適都憲梅谿簡肅張公從弟敷恂孫男八曰相曰材曰校曰于文曰懋曰栗曰臯曰柟相于文皆縣學生皆習春秋曾孫男八俱幼翁宣德丙午七月二十七日生弘治乙丑武宗尊兩宫推恩宇内以年德受章服侍讀徐君舜和序其事傳以為榮明年丙寅十月初八日卒年八十一萬孺人洪熙乙巳二月二十七日生成化丁酉三月初九日卒年五十三李孺人

正統丙辰十月四日生弘治辛酉正月十四日卒年六十六翁墓在其鄉之石虎山寅甲向以正德戊辰正月初十日襄事萬李先葬至是而始合焉銘曰

學也不謀祿思逸親也有家也不尚言惟友于之敦也中閨之賢相望後先吾卒以吾身也肆翁之後人來者振振玉茁蘭芬而朝陽之藏與菟峯而永存也

止亭居士張君墓誌銘

吾鄉莊簡張公清德厚望儀于朝式于家邦子孫化之

皆率禮遵教無侈汰踰軼者止亭君其一人也君之先世為張氏宗子君次於莊簡為從孫公績譜首華甫者君五世祖也華甫生彦才彦才生寛寛生雍雍生藻字汝潔别號南澗娶沈氏實生君諱麟字文瑞止亭其晚歲所營游息之地因以自號寓止足之義人遂從而呼之少頴秀舉止異凡兒莊簡公竒之曰是將充吾宗者稍長就學受毛氏詩傍究易理補邑庠生提學蘭亭司馬先生愛其文試輒優等居南澗君喪動遵典制服闋

而沈孺人病風臥君朝夕侍奉踰年無岀意所親或規之君歎曰古人尚不以三公易一日養今得失未可知而吾母病若是吾弟年且稚吾可以時刻離左右哉遂循例乞終養劑藥調膳十餘年未始一日懈以其間理家政條緒井井殖産幾數倍南澗時其喪沈孺人如喪南澗既祔慨然以所居偪隘祀享無專位用南澗意拓地改遷作新祠樹堂寢皆稽質禮經均適豐儉既成嚴邃肅整為海鄉壯觀人取以為式云平居和厚中有矩

度承接上下恩禮孚洽人樂與之親而不敢干以非義有見侵者待以不校久而皆愧服焉親知有匱乏者必周之周之不足至買田以遺之或假貸無弗予未嘗必其償弟文威幼撫而教之恩意勤篤弟亦能敬君同居共爨三十年無片言間宋氏姊亡為鞠其二女長擇壻以嫁分田宅與居使皆有成立叔父東園鴻臚才識練達君每事必咨而後行故動鮮過舉東園亦深器之曰吾凡之能子也及卒尤痛惜之生成化丙戌正月十七

日卒正德庚辰十二月二十一日享年五十有五娶潘氏有賢行子男二立愛國子生立敬府學生女二側室某氏出壻董繼芳楊偉皆縣學生孫男二長必達次某文威以立愛等請于東阖卜嘉靖壬午十二月十二日葬君於所居漕涇沙岡之原是為南澗君墓次奉國子生楊君美之狀乞予銘予游邑庠嘗與君聯硯席自君韜晦形迹遂遐而閫士大夫稱述其行事心識之不忘覩美之狀既有徵矣其謂始圖進取而弗成晩樂丘阖

而不永天將留此以大君之子若孫者尤有味乎其言足以獎安恬而厲貪競也乃遂按以為銘銘曰

桂醑蘭肴弗用饗兮丹崖滄洲有遺賞兮既播而耰穡其宜穮兮後作者其靈承兹永享兮

福建左布政使雙梧華君墓誌銘

南齊華孝子有裔孫曰雙梧居士諱杲字文光以福建左布政使卒其子琢球等將葬君於分龍新阡具歷官行事狀屬予銘墓石弘治壬子予同君舉于鄉丙辰君

擢第子同考禮部通家契好三十年誼不得而辭也君之先世家毗陵孝子之後有諱榮者仕宋居汴三傳諱原泉者從南渡還居錫之隆亭又五傳為元提領州稅友聞徙堠陽友聞生晉冀屯田總管璞璞生都功德使司都事鉉鉉生栖碧翁幼武以詩鳴幼武生悰韡始家鵞湖讀易好禮有慮得集時稱貞固先生君五世祖也貞固生興叔興叔生宗瓏宗瓏生守莊是為君父封戸科給事中妣楊氏封孺人世載德美望於東南君初登

進士為翰林庶吉士授户科給事中調南京太僕寺主簿遷寺丞知廣東韶州府丁守莊及楊孺人憂月餘陞貴州右參政服闋改四川晉福建右布政使久之轉左會今上龍飛奉表入賀還過錫以疾終于家正德辛巳冬十二月十二日也君為人敦厚端重寡言笑童齔如成人從澹成楊先生學凡書一指授即領綱要先生竒之長游邑庠勵志清苦而親賢友善惟恐不及少傅守溪王公以編修居憂震澤君涉險往從之得聞所未聞

鑽仰益力羣經子史外輿地兵財律歷百家之語亦皆究覽隱然以通儒自負時流推服之鄉薦禮闈皆少傅公主試事皆錄其文以式時流復榮之為庶吉士所業文尤為閣老義興徐公學士四明楊公所稱許為給事慷慨敢言每以正君心肅紀綱精選舉杜私門為首務己未科場一疏言尤剴切下詔獄廷辯師言是君以大臣去位亦解君見任初擬外除太僕之調聞之實孝皇親定云始至滁詢牧户利病知馬價後輸者有罰金君

愀然曰非朝廷意也白僚長革之琅琊之麓有曠藪寺卒薪焉為居者病君又曰非食祿者事也畫地畀寺僧使瀹茗供客為刻石以記談者美之屬吏沿常例餽金正色叱去且寘之法滁人樂其寛而憚其嚴及遷寺丞勵操如昔九載入覲有謨君者曰從吾謁執政清望官可得也君謝不能卒領韶郡去韶近邊民猺雜居號難治始至諸酋具苞篚來謁君呼使前曰我在此無煩汝汝無逆我教足矣為奩受一果遣之皆喜躍而退有弗

率者輒以法擒之威惠並行諸峒皆帖服樂昌之役調狼兵臺檄夜徵韶卒萬人與俱詰旦皆集軍號肅然若素擬者皆稱君為文武材韶學久乏人君以身為教政暇集諸生親為講授士風一新庚午曾祐之遂名薦書是歲君在外簾得黃佐文竒之謂必髙選撤棘果第一人尤服其識云聞親喪即日戒道堂饌餘金皆貯之公帑韶民慕之為立去思碑在四川以營建需大木山谿險邃受事者皆難之君奮然曰此非以供玩好也率衆

先發時久旱事集而雨千章順流人謂有神助云中官欲市茶西番以規利懷重寳啖君君麾其使曰盜泉廉士且不飲此何以及我乎其人懼而止憲司欲去一郡守君以其前為御史按江南有聲止之守德君懷金以謝君笑而却之曰扶良為國邪將望報也然終不言其人戊寅以病乞休致執政知其賢尼之遂有閩藩之擢時閩軍新亂勢尚洶洶君謂亂因缺廪廪缺必有端乃合一道貢輸之數考其贏縮知獘在折徵會憲司白于

上除之軍食遂足又稽八郡丁税立為定法下其式于民遇徵收按以填註吏姦莫能容右布政職當清戎相承以官尊不親事事君單車徧歷領挈綱舉尺伍清而民按堵境内稱之江彬擅權黷貨中官守閫者將賂之彬部校亦有來需索者君皆拒之衆為之懼君曰毋此逆墐流耳禍敗且至何懼為已而卒無事葢君之平生強毅自立不計利害往往若是知君者以遠到期之而卒止於此豈非命歟居家事二親旦夕左右戀戀若嬰

兒在宦途寧問如在膝下服喪盡禮情稱乎文事伯兄如事父恂恂愛敬白首無間言楊澹成卒惜其不獲施於時執書涕泣為乞銘於修撰舒君為不朽計少與秦君立之陸君民望莫君如山同肄業既入仕情好不渝問遺相屬李廷珪卒親為誌墓且恤其遺孤其篤於倫誼終始不遺又如此君生天順己卯十二月三十日比卒享年六十三配朱氏贈孺人繼惠封孺人子男四長琨先卒次琢太學生次球次珩女二郭讓鄒壽其壻也

孫男一蜀信女一君家食時號梅心在滁陽植雙梧於官舍讀書其間改今號其興寄遠矣葬以卒之明年十二月廿五日銘曰

完其璞其文也錯傾其橐其握也確不諾以諤其前乃却不躇而躩其施已博其旋匪邈逝也其霩有俏爾作遽攬其鞾我懐孔莫銘忍斯琢維德之焯維君後有託銘也其無怍

南寧府通判沈君墓誌銘

士有積學砥行勤一生而不得少試者世恒以天道之難知然古之人求盡其在我而已其得不得我無與知焉而至於盈縮乘除之間天之意卒亦未嘗無在顧人之區區求望於旦夕而天以其冥冥者應之則謂之難知豈不固然然自夫知道者觀之則見其若左右手之相付受也斯言也吾於南寧判府簡一沈君驗之而益信其然君湖之德清人也世載令德六世祖彦一始遷于烏山大父樂閒翁珎考素齋翁俊並隱弗仕素齋娶

忻氏實生君諱洪字世範别號簡一為人易直而剛方外不露圭角而中毅然不可奪十五補縣學生二十七而遭素齋喪哀不踰禮時樂閒猶在殯竭奩篚營葬事奉忻孺人與祖妣馬孺人居一室飲食寢處必躬視二母安之諸弟幼延師教之及長為授產成室悉均父祖所遺不私一錢喪忻孺人如喪素齋禮族人貧不給者資贍之親與者督令就學若從弟漢淇源輩皆用以成名九瘚塲屋而氣不折學不倦正德壬申以貢入太學

戊寅將參部注官或導以少須且當得善地君曰吾二親已不幸而祖母年益高與其須美除孰若早竊升斗禄以盡吾一日乎卒受雲南順寧府通判去便道過家甫十日而馮孺人卒或又導以促之官奔喪畢時覲可得近政君泐泣曰吾仕為養也其他不能知服喪三年再參部政今官抵家而遘疾遂以不起嘉靖壬午五月十七日也夫君未冠登遊泮林五十二而釋褐學不可謂不老處家庭鄉黨無異論受官一志於為親行不可

謂不篤而奉檄佐遠州皆善官所不屑者而卒抱空名以死且死自歸之於數益吾夫子云學也祿在其中矣以君之所遇而質之於斯言其不謂之難知所謂天道者亦有時而弗與然方君之未仕也其子松已舉于鄉登進士第官晉江君貽書督教勵以名節松奉以周旋為時賢令士大夫亟稱之其所以為君顯融者既有餘地而其昆季蟬聯相續而起者又未艾也昔人論為善之報謂不在其身則在其子孫論士之力學謂不有得

於今則有聞於後君之學吾未能盡知其文辭吾不得盡見而在其子孫者又安可泯哉松自晉江書滿入京師道聞訃還湖具狀走雲間屬予銘君墓予讀其辭而悲君之不幸觀其子而又知天之未始忘君也既以慰松遂書以答其請君生成化丁亥五月二十有四日及卒享年五十六配聞氏泰寧訓導某之女子男三長即松次杞次桯皆業儒女二葬以卒之年十二月十二日墓在其鄉下蘭山之原祖塋之次銘曰

耕而植亦既有獲饋而饎矣而弗啟其冢謂天默默孰
與巍巍吁嗟乎後之人其永食

馬湖府知府碧潭顧君墓誌銘

君諱綸字惟誠別號薇趣晚更號碧潭先世居蘇之嘉
定祖文明元季避兵徙松江占籍華亭故今為華亭人
考禮字敬夫號雪隱以公貴贈南京刑部員外郎妣吳
氏贈宜人公幼而聰穎善屬對出語驚人稍長受詩於
貢士朱尚賓尚賓稱之都御史上虞葉公知府事選充

弟子員學日益進遇小試必居前列浮梁戴公廷珎董學政尤加賞拔以魁解期之成化甲午領應天鄉薦上春官五試不利然氣不少衰弘治癸丑復下第乃喟然曰吾明年五十矣安能復從年少輩馳騖場屋也走銓曹試高等授大理司務盡心職事文按出入無稽謬者以疾謁告歸丙辰改南京禮部考訂儀文補正遺闕大宗伯童公倚任之太學諸生久不獲省覲公議復舊例行之士皆稱便正徳丙寅陞南京刑部員外郎戊辰署

郎中事未幾即真方逆瑾用事獄以賄成千户周姓者坐尅取軍糧下公論如律周愬瑾調都察院審覆御史以公守法卒從公初議時論韙之有田姓者坐為人闗節當戍邊同官惡之欲併及其三子公歎曰有是哉非罪人不孥之意也大司寇姑蘇劉公聞而改擬公竟坐首惡釋其子不問經年之獄決於片言陳季三越玄武湖盜觀版籍法當死公原其情請減之有熊丙者當棄市臨刑呼曰吾今死不恨顧郎中為我求生至矣其虒

法寛平信於上下類如此四川地接諸夷藍鄢餘寇且猖獗卒未出公知馬湖府人謂公必憚行公毅然就道曰仕皆擇近利置遠地誰為守邪聞者壯之土官不識資序以襲職歲月為先後有舅甥爭長十年不决者公謂官有正副安得爾召其人諭以國法事遂定夷俗殺人及盜皆不死償以牛馬公曰此豈所以變夷也有犯皆以法從事境内肅然府自安鰲猾夏科場不録士者三十年公留心學校課諸生有可進者白于上官弛其

禁癸酉程一陽遂舉前名士類鼓舞有御史按蜀遣人求杪板拒之已而劾公不職吏部知公治狀寢不行而公亦倦游矣明年甲戌遂以老疾乞致仕時諸子皆成立故居廹隘公乃改卜於白龍潭之南涯葺樓居花竹為休老地始有碧潭之號與鄉縉紳士而歸者十餘人為安耆會會必有詩郡大夫歲行鄉飲必請居价位皇上御極推恩海内進散官一階金緋班白徜徉邑里人以為復見睢陽遺老云嘉靖壬午冬屬疾十一月二十

日考終于正寢將卒為詩有月白風清之句命筆手書無異平日距其生正統甲子七月十日年七十九配贈宜人王氏有淑行事舅姑撫子女咸克盡道躬勤紡織於公有内助焉年四十有九卒子男三長端王氏出次承恩側室陳氏出承惪季氏出皆國子生女四長適府學生孫承德次適國子生趙淞次在室孫男十有三人世清國子生世寧安遠侯教讀次世盈世文世組世啟次延桂延澤延嗣延守又次曰遠曰逵曰述女五長適

錢文耀次適杭允次許嫁杜如玉次二皆幼曾孫女二次許嫁李貢士宜子某端等以卒之明年二月十三日葬公於秀野橋北祖塋之次與王氏合先事奉知麻哈州約庵陳君狀致公治命乞葬銘予生晚嘗獲與公同朝辱公知愛為忘年交誼不得而辭也庸按狀序次而銘之公雅好唫詠在南都冢宰清溪倪公輩皆與之倡和有寅清稿紀行稿碧潭稿並藏於家與籍從兄以尺伍連我公言于朝得洗雪又貽謀之大者銘曰

星署兩京時靡以為盈龍湖萬里亦不見予鋖維其爾故壽考且寧以歸全於此以裕爾孫子

封禮部員外郎心遠吳公墓誌銘

荆溪之陽有清尚之士曰心遠吳公生大明正統辛酉八月十六日年八十三以嘉靖壬午十月九日卒明年某月某日其子禮部郎中仕將葬公於某山奉其鄉人廣西參政胡君元孝狀謁予松上請為銘仕舉于鄉予時在埸屋公年八十仕告歸稱壽予嘗為之文不可謂

非知公者銘不得而辭也公諱綸字大本心遠其所自號世家宜興有諱德明抱藴弗試者公之曾大父贈户部員外郎諱以中者公大父户部員外郎贈禮部侍郎諱玉者公之父贈淑人徐氏公之母也公弱冠喪父仲兄贈禮部侍郎經方游學宫事進取公左右之奉徐淑人以居家庭雍睦無二言户部素廉無厚蓄暨析居貲計蕭然公躬率僮奴耕節浮處約不數年家遂以饒然不事封殖每歲饑人閉糴必傾廩以貸鄉人有數負公

者一日有急無所歸悔且歎曰吾誠愧公然非公其孰濟我復告公公與之不靳時皆以為難村氓售布者稚信公得錢徑持去不視公召之還曰爾能信吾恐人不汝信也為一一選以授之其不欺孱弱類如此性好客久而不厭四方人士樂歸之李太僕范庵沈先生石田交最密范庵欲徙居陽羨分田宅以招之事見吳文定公家藏集蘇文忠舊業在蜀山歲久湮沒公與少司空沈公輩購其遺址作新堂祠之李文正公為之記其於

鄉人老者敬少者愛分甘遺美獎善而誨其不及病者輿之藥有見侮者亦不校以是人無少長賢不肖皆敬公慕效忻忻焉及公之喪朋輩有哭之失聲者羣從子弟視之皆如已出提攜訓廸無弗至尚書文肅公儼及其諸弟皆能言之以晩得子愛之不令去左右至頁笈千里乃更督遣之不少顧惜郎中官戶部貽書戒之令無忝厥祖干物議爲門戶羞從禮部歸省趣令還朝曰爾祿於官爾身非爾有也其厚倫理而著於名義又如

此宜興山水邑東連吳會南通苕霅公年六十輒斷棄
家務創二别墅枕巖帶流曰南山樵隱曰西溪漁樂晚
於溪上建心遠堂遂因以為號每春和秋清扁舟布帆
夷猶徜徉馴一鹿一鶴以自隨見者指為天隨生玄真
子邑素産茶公尤精鑒别偽者輒能辨之至烹治之法
有茶經所不載者人又以為桑苧翁復出云郎中初命
封户部主事再命封禮部員外郎配施氏淑徳懿行媲
美于公先十六年卒初贈孺人進宜人子男二人長即

仕端慎而文以南畿第一人登進士至今官次信由邑
庠升太學女一適徐元禎亦太學生也孫男二女二皆
幼惟公孝友著于家信義昭于鄉胡君稱之謂得之耳
聞目見之真參諸物論鄉評之是非有所阿私至於有
户部以為父有禮侍以為兄有文肅郎中為之子姪前
輝後暎而公曠懐真韻高步於其間以依稀乎耄期之
壽則所謂福集於身慶延於後者夫亦豈偶然哉予前
壽公謂其行固有以自結于天而天之於公所以與之

者亦厚時以為非誇合是而言其足以銘公矣銘曰

我有父兄既構既堂我退而耕兮我有後昆髗華振芳惟郎惟卿兮褫我鹿裘加之珮裳惟皇我榮兮棋局詩囊茶爐筆牀我惟其恒兮南山西溪竹塢蓮塘何時復行兮鑱詞貞珉顯其幽光奕世其靈承兮

贈工部主事楊君配太安人宋氏合葬銘

予家食時與故四川按察副使楊君伯玉及其弟今考功郎中仲玉游而知其父南隱公母太安人宋氏之賢

考試南畿得考功之子今吏科給事中秉義往來益親知其事尤悉比考功以太安人喪歸公之墓木已拱而四川亦繼安人殁矣考功及其弟鄉貢進士季玉將葬安人狀公及安人行以兄子秉道來乞銘謹按南隱翁諱雲字民望家于松南學弗及試故因以自號其先上海人以儒鳴沙岡間有任府别駕及稱兩足書厨者曽祖壽梅翁諱徳時祖樂耕翁諱景皐始占籍華亭居葉謝鎮考文信號月溪髯徳流仁家用益起以例授散官

妣金氏公其季子也倜儻有志節篤于孝義父母皆鍾愛之月溪老久不能事事比疾革家所有悉歸長兄公一無所較宋氏姊不能平取金飾數事投公曰汝雖少獨非我父母之子邪翁猶讓不受曰兄有即吾有也聞者皆賢之長出贅蕭塘宋氏聞金孺人疾與安人匍匐歸躬視藥膳母亡哀毀踰禮自斂及葬一不煩其兄時屋廬傾圮里父蔣竹居貸三十金以資修葺公振飭支拄畧使可居顧園池竹木猶森然曰得無隳吾先業可

矣祖籍繁內作坊後隸府局費出無執田業多為人有
而稅額獨存公身自料理曰為兄帶勞禮也鄉隣有嗾
兄興訟者亦順受之曰兄弟天親也訟我者特細人耳
其於人扶危拯急不憚水火有死無以殯者適當窘狹
至罄倉廩為之其他解衣推食以濟人不足者殆不可
勝計也平生口無妄言目無妄視見發人陰事及非禮
窺覦者輒趨而避之鄉人有為不義者曰楊二官得無
知也其為人敬服如此刻意教子延師程課不少怠朋

游至留與欵洽而屬耳于外聞論及德藝則喜不然則
憂形於色每以所業置角巾中遇知名士出而品評歸
則指示其可否曰吾家無嬴產汝輩學成即吾家之成
也弘治丙辰四川擢進士而公以中塲後一日卒其後
考功季玉吏科相繼入仕途公雖不及見而志亦酬矣
宋安人蕭塘名族故監察御史琛冬官主事瑛之弟古
真處士塲之女國子祭酒南橋陳公詢弟詰之外孫聰
慧孝謹讀女戒小學列女傳諸書輒能領悟尤精於女

紅家居事毋孝既歸南隱移以事其姑姑意所欲致及南隱所欲為者恒先為之凡勞事一不以他委姑喪脫簪珥為費躬紡績以為生南隱公獨任家艱而不至隕穫教子孫咸底成名安人之助也南隱以四川三載恩贈工部營繕主事安人同受封勑至嗚咽不已曰昔同其勞今獨享其榮邪見子孫榮進不色喜每歎息言汝輩能盡忠報國恩以先汝父祖則吾願畢矣晚歲猶親女事左右以為言曰我自樂之且無事以終日不可也

衣飾不求新美曰此故物服之自安非力不能辦也其勤儉至老不易如此南隱生正統辛酉七月初八日比卒享年五十八安人後南隱二年正月二十日生卒正德辛巳十月初九日年七十九子男四長瑋即四川君後安人五月卒次璨即考功次琦先安人十七年卒次璉即季玉女一適朱祐孫男十一人長秉仁靖江府良醫卒次即秉義次秉道秉中俱郡庠生次秉正秉公秉謙秉和秉鈞秉鑑秉介女四長適國子生陸應瑞卒次

適生員張立敬次適張崇立敬莊簡公悅之從孫崇莊懿公鎣從孫次許嫁董宜陽大理少卿恬子也曾孫男一啟傳女五長適撫州府推官褚嵩子效良其二受監察御史蘇恩子克柔故禮部郎中唐禎孫自信聘餘尚幼翁之墓在竹園涇葬以年月日太安人葬以卒之明年十二月十八日昔蘭畹何君稱楊氏之世德謂有是父祖子孫必興若子孫忘父祖此心則不可考功述其言以為傳世明訓予以是益信公及安人之賢銘曰

世之德身以承學不究於行而家政以成中饋之貞子孫代興謂天孔明而不偕爾榮雙璧連城竹園之涇鬱鬱餘馨吾以徵吾銘

程母吳孺人墓誌銘

往十年前新安程慶玧氏以所輯聲文會選來視予屬為是正予以不敏辭然自是識君今年秋慶玧謁予松上以母喪告乞為之葬銘慶玧質厚而文無榮利紛華之好而獨惓惓於世德當代名家若其宗人學士篁墩

公長洲文定吳公及吾鄉定庵曹公君皆及其門並有文辭為之褎表今兹之請雖自知弗類然獲次名先達亦誼所不辭也君母姓吳氏休寧上山名族唐御史少微之後祖某考琳真皆以徳善聞于州里琳真娶程氏宋樞密正惠公卓之裔孫某之女實生孺人宗人若弘號朴軒者出文肅公派於程為世婚其妻胡氏晩得子取孺人育之見其聰慧愛之甚於已子謂必以配良士慶垙大父梅友翁為子景宗擇婦聞之以請於朴軒一

言而合遂以歸之即所謂菊圃先生者是也菊圃兄弟七人羣從房族之盛他姓莫先焉孺人奉舅姑處妯娌一一能適其意歲時祀饗賓客往來恒身先其事不以告勞姑嘗得異瘡衆避傳染孺人奮不顧寒則以身溫之暑則親以湯滌其垢如是者久之無倦色姑感其誠曰顧汝子孫事汝猶事我也性尤謹重力勤女事夜分不休刀尺之聲未始徹于外家庭上下有終不聞其笑言者菊圃喜讀書於生事不甚留意孺人維持綜理一

不以煩之先生得肆力於學孺人之助也故當時翕然稱為賢婦先生卒諸孤煢煢在乳下姑年且高孺人屏容飾課僮奴力樹畜家日以康凡六更婚喪未嘗告窘乏而且有以及人孤嫠無託者至捐衣食以周之不吝家人有得人遺物者亟訪而還之諸孤就外傅歸必究其所習夜張燈于室躬緝紡以助其勤少怠則加切責曰詩書汝家業予弗敢忘汝何可弗力又曰古人之學不專為科第能以善養是吾之望也諸孤承命惟謹業

儒服賈皆有成室廬資産視昔有加焉孺人之教也時又稱為賢母嵗丙子慶琥與定庵有期將戒行孺人曰曹公宿德往宜也姑少遲之未浹旬忽無疾卒人以為有先知云時正德十又一年三月廿六日距生正統已巳四月廿八日年六十八子男四長即慶琥號近齋次慶璓慶瑩慶班女二適黄鍠吳璡孫男七佳傳儀作偁似侹女七人嘉靖癸未十二月日葬和睦千與菊圃先生同穴銘曰

母以子貴亦以子賢嘉彼淑懿無慚簡編和睦之原佳城孔堅銘于此鐫其永年

封宜人孫母王氏墓誌銘

延平郡守雪岑孫先生故參政薇庵任公之外孫與予妻淑人母中表兄弟也故先生視予猶子弟始學及仕奬成助喜懐之不忘先生歿予縶官京師弔奠不及禮居閒追往愧無以自致其情也先生繼室王宜人之葬子翰林編修貞甫以狀來請銘予尚何辭乃序次其事

誌而銘之誌曰宜人姓王氏松之舊族故廣東布政使公亮之曾孫通政使司經歷直内閣節庵先生臣之從子淞南處士輔之女妣陳孺人幼鍾愛父母不輕許人求之者議輒不合久之更以為後時訊之日者曰此當為貴人妻何後時也雪岑喪姚宜人或言宜人故家女年及而賢繼室無踰是者卜亦允協宜人既歸事雪岑和而能敬綜理家政巨細斬斬雪岑性剛遇事不可輒弦急宜人婉辭以諫每為之霽容時編修及其兄行甫

年皆在髫齔宜人愛惜撫字不異已生夜燈習誦蓄果餌以資勤苦且執女工與俱或時嬉游觸父怒則解之曰兒尚幼姑善誘之可也故諸子親宜人不啻所出有教無不承雪岑官駕部以執法忤中人將下獄衆皆憂之宜人曰官祿不足計要惟自處者是耳先生坐繫兩月宜人謹門户戢僮隸戒諸子不使輕出入曰汝念汝父無重貽其憂也雪岑無所屈撓而事竟白益中實有相焉先生素廉介貴而猶貧婚嫁資聘多不能備禮宜

人解常御服飾以助之曰我行作姑矣此可畧也雪岑
卒延平訃至號慟殞絶移時乃甦閒謂諸子曰汝無所
恃矣繼承事重不痛自策勵何以自立也性勤織績至
老猶不廢編修勸令少安曰吾憂後生輩過於逸豫爾
此自吾樂不厭也編修念無以為養則曰與汝皆清門
過求豐腆非吾喜且非所以為我福也遇族人甚厚然
有及官府事者輒揮之曰吾可以累吾子邪一日行後
園顧池亭花竹泣下編修請其故曰吾痛汝父不及見

爾益老而哀慕猶一日云編修使交南過家賓容填委鄉人以為榮宜人不樂曰汝孤子而遠涉嶺海何以慰先人雖然王命也行矣勉之頗信浮圖說自是每晨起誦佛千聲曰吾以祈行者安也編修久無嗣既行得男宜人喜交南國有兵請于朝還家聽命宜人益喜含飴弄孫母子相對熙如也無何忽遘疾疾亟陰語家人治後事而猶強自力言笑謂編修曰我行瘳矣子無憂其明日遂不起嗚呼宜人之慈愛雖垂絶之際猶不忍傷

子孫心如此則其平居槩可想見而編修君以使事之不果乃得親湯藥視衾斂人子之心庶幾無遺悔焉此固孝誠所格而亦孰非宜人厚德之報哉宜人生天順戊寅六月十九日卒嘉靖癸未七月廿八日年六十六子二承德字行甫廩膳生先卒承恩即編修君貞甫其字女一適唐瀚孫男三大中大猷皆習舉子業柏齡尚幼女三長適庠生陸鑐次受黄相聘次幼曾孫男一昌祖亦幼以卒之歲十二月日祔雪岑先生之兆在郡東

北蟠龍塘之原銘曰

遲其歸其歸也時家人是宜君子是毗曰位非我恤要自我無非其言可思孝而勤貴而約無育而慈其胥此焉施我思古人休徵伯奇生乎不遇吁矣悲庸刻此銘

詩

東江家藏集卷四十一